

陳廣宏 龔宗傑 編校

稽覈明人文話二十種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陳廣宏 龔宗傑 編校

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

①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 / 陳廣宏, 龔宗傑編校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6. 12
ISBN 978-7-5325-8134-4

I. ①稀… II. ①陳… ②龔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明代 IV. 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137844 號

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

(全二冊)

陳廣宏 龔宗傑 編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江蘇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43.75 插頁 16 字數 1,047,000

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300

ISBN 978-7-5325-8134-4

I·3079 定價: 19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新鐫諸名家前後場肄業精訣提要

《新鐫諸名家前後場肄業精訣》四卷，李叔元輯。

李叔元，字端和，一字贊宇，號鹿巢，晉江（今屬福建）人。萬曆二十年（一五九二）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擢禮部儀制員外郎，歷官至湖廣左布政司。後因力爭冤案，罷歸。崇禎初，起光祿寺卿兼太僕銜，旋歸卒，享年七十四。著有《四書說》、《春秋傳稿》等。傳見李清馥《閩中理學淵源考》卷六十八、道光《晉江縣志》卷三十八。

是書有明萬曆三十二年（一六〇四）建邑書林陳氏存德堂刊本，藏臺灣「國家圖書館」。凡四卷，每卷卷端各以元、亨、利、貞標之，書後有「萬曆甲辰歲桂月，存德堂陳耀吾梓」牌記。元、亨二部述作文要法，元部首以文章總論，文有三造，文有五得等概述文章體要，次依文章體式，由首至尾，分述破題、承題、起講及至小束、大結之作法大要。亨部論各題作法，悉舉長題式、搭截題式、首尾相應題式等各種題式，援以範文，詳加闡析，後錄茅鹿門《舉業要語》、沈虹臺《論文要語》、袁了凡《心鵠》等明人論文著述。卷三利

部，首爲「分類摘題偶聯」，羅列甚廣，以資造語構句之參考。次舉養神、煉格、自得之行文三要。後又列王陽明、茅鹿門等諸家之舉業評語。卷四貞部，分講作論、詔、誥、表、判等諸體要訣，未附「王鳳洲先生詩教」。

茲據臺灣「國家圖書館」藏明萬曆三十二年刻本點校整理。

新鐫諸名家前後場元部肄業精訣卷之一

晉邑

贊字

李叔元緝

溫陵

同邑

鍾斗

許

獬校

建邑書林耀吾陳德宗繡梓行

元部

文章總論

尹靜庵曰：「文章小技，壯夫不爲。然爲此亦難矣。大都文家體要，不越詞、理、意、氣四者而已。理以主之，意以發之，氣以昌之，詞以華之。然理欲明徹，則平時不可無體認工夫；意欲精粹，則平時不可無思索工夫；氣欲和平，則平時不可無涵養工夫；詞欲天然，則平時不可無煅煉工夫。藉於此數者，全然不加究竟，便思吐詞爲經，每一握管，非掇拾陳言，即盡出杜撰。又不然，則疊床架屋，何言文哉？學者欲精於文，須認理、會意、養氣、煅詞，厚積而徐發之，則實境現前，真機畢露，不求工而自工矣。」

文有三造

大約文有三造。當始學成章時，要在意開、詞活；既而進也，要在意足、詞雅；又既而進也，要在

意精、詞化。蓋至於精且化，而文無剩技矣。

文有五得

大都文有五得，得識最上，得養次之，得機、得調則又次之，業文家次之。業文家，其得識者，百不二；其得養者，僅十之二三；其得機者，猶十之五六，而得氣、得調者，殊多多也。

明文自王、唐、瞿、薛而下無論矣。近來會元每評品，必屈指馮開之。及閱《中庸》《回之爲人》題本旨，分明是擇輕守重，渠作却並重，則於識猶未爲透也，亦僅稱得養而已。故文貴得識，一得識，則數者一以貫之矣。

文須認主宰

聖賢經傳，雖千言萬語，條分縷析，然却有主宰。學者須要認得，一認得，而後發之爲文。如自源祖委，從根發苗，節節次次，俱歸真宗，便是有見之文。

文須辨神骨

人之一身，神爲主，骨其體也，皮肉其粗也。文字亦然。有精於此者，無務絺章繪句，專求聖賢所以立言之意，闡發蘊奧，是爲神品。今譚藝者，逐影步形，累翰成帙，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，則僅得其皮毛而已，於肉於骨，且隔一層，奚神之足云？

文須善體貼

聖賢發爲議論，各有口氣。作文家須以我之意思，體貼彼之口吻，字字句句，却似當初咳唾一般。藉令孔、孟見之，且必首肯。於以作文，不稱妙品哉？

文須正格局

文之有格局，如屋之有間架。間架既正，然後丹腹鏤刻隨之。作文家，遇題短長，耦散不一，須就中尋討端的，布置格局，令其成章不亂。而後加意詞調，譬之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自是聳觀奪目。不然，縱鉤奇吊詭，華彩燁然，焉用文之？余每校文，先閱其格，格不正而文雖工，亦置弗錄。

文須知步驟

文自破至結，步驟有森然不可易者。大都不外虛、實、順、逆、開、闔、呼、應八者而已。須知先虛後實，先逆後順，先開後合，先呼後應。不獨一篇然，即一比中，要合此法，則步驟自然有調，文亦中式。

文須知弊病

人之於文，譬之爲人，然有好必有歹。其文昌大雄偉，必犯疏略病；其文細膩潔遲，必犯削弱病；其文精玄奇邁，必犯深晦病；其文平易明顯，必犯膚淺病。蓋資性不同，學習亦異，故病隨之。學者須

於好中求歹，務覓對症之藥，除去素病，漸入於純，斯爲完文矣。

文須善思索

昔人謂「有一題，必有一篇好文字」。雖題極枯淡，未有不可措手者，但思索不到耳。凡遇題難，若無好思，未敢輕下手，未可便丟棄。須索凝神靜坐，或逍遙散步，潛思熟慮，俟機到神隨，則生意燁燁，不啻如洛陽春。余每作空題，□思不窮，蓋得之此。

文須知下字

文之妙處，不獨機活、步驟，即其粗如「之」、「其」、「乎」、「於」等字，却容易用他不得。今世學者，於看書時，視此等字爲助語，漫不加意，即講解不知所謂，況行文乎？凡用字，須辨得分曉，下筆自然停當。

文須工詞調

文雖主發意，而詞亦不可少。然煉詞固甚不易，須字字有著落，句句有剪裁，長短相間、虛實相承，彼此對仗，如出天然，不可移易，而又協律和聲，不犯軋茁聲牙之病。讀之鏗鏗乎有餘韻，則雖六朝之文何以加此？

文須善照顧

文雖議論多端，却要一氣呵成。通篇體勢，聯絡爲貴。大概接頭多不聯屬，歇脚多不聯屬，意思不湊

合不聯屬，句語長短不調，停不聯屬。

文須善推敲

文有一字足爲一句之礙，一句足爲一篇之疵者，皆由推敲未工所致。古人謂「吟成五個字，弄破一生心」，蓋以是耳。凡作文，成篇易，而推敲最難，須是細心淘洗。即一字未工，一句未妥，務求訂正，要之至當，庶不爲全文之累。不則，雖通篇氣勢可觀，理趣充溢，而寸雲尺霧足障天日，竟貽有識者嗤笑，奈之何其忽之！

破題式

文之有破，乃一篇之眉目。須冠冕大雅，溜利輕逸，一毫腐氣、稚氣，俱來不得。大都以融會題意，自作張主爲上。如題有兩意，却歸重在一意；題有反有正，却歸重在正意。止須就一意、正意上破出，字句非所拘也。凡破中覈者有三，上上貴雅，其次貴奇，又其次貴巧。如浙江己卯《中庸》題，錢岳陽破云：「王制契乎天人，而古今不能違也。」何等渾雅！辛未會試，黃葵陽《論語》破云：「聖人志先代之禮樂，雖違時而必從也。」何等奇絕！荆川公作《子莫執中一節》，破云：「時人欲救異端之偏，而不自知其陷於偏也。」辛酉浙中大考《歲十二月輿梁成》題，沈居首選，及傳其破云：「觀王政之所以濟輿，則知以輿濟人者之非矣。」此皆有天巧。風檐中得此，豈不動人心目？士子不論大小試，但得一冠場，便可令主司著意看卷。其全破及一句題破，或先用起語而後破本文，或先破本文而後用襯語，又在相題著筆，却一毫

苟且不得。

袁坤儀曰：「場中融目處，全在破題。往時惟元破爲出色，近則由魁而下，凡中式者，皆爭奇矣。試觀新科墨卷，同一題目，而其破皆留神煅煉，各自爭奇。」

如辛丑許灃《畏聖人之言》破云：「君子嚴聖訓于心，知所畏也。」「心」字，是本題緊要血脈。

戊戌首題《穆穆文王一節》，顧起元破云：「即詩以求聖人之止，而人極立矣。」此題原重「敬止」，據此破就是冠場奇絕。

乙未《仁者其言也詗全》，湯賓尹破云：「以詗言盡仁者，於詗之之心可想也。」題有問答，而破甚渾成。且用「盡」字，便該得司馬牛不足之意。而著個「詗之之心」四字，便想見，甚有含蓄。

壬辰《知及之全章》，吳默破云：「聖人於知及者，而責以仁守之全功焉。」此章，衆人皆知重「仁守」，要知學問全功在「知及」中，一時俱盡了。吳無障公了然得此意，故尋常一破，自不與衆雷同。

己丑《畜馬乘一節》，陶望齡破云：「利國者不言利，徵之訓有家者焉。」

丙戌《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一節》，袁宗道破云：「君子知名之爲重，所以慎稱名也。」

癸未《吾之於人也全》，李廷機破云：「聖人無毀譽，而援民心之直以自信也。」

庚辰《如有王者一節》，蕭良有破云：「聖人尚論夫王道，無近功者也。」此俱冠冕卓絕，真會元家數也。及閱魁破，《畏聖人之言》題，商國祚破云：「君子心有常惕，而見聖於言焉。」潘汝禎破云：「君子惕聖言，以中有獨契也。」鄭以偉云：「君子見聖言于心，而其畏真矣。」蕭丁泰云：「以畏觀君子，有嚴于傳心之典者焉。」周士顯云：「君子崇聖學，不徒畏以迹也。」尹遂祈云：「君子見天於聖訓，而其畏深

矣。」周師曰云：「君子以心證聖，而有所以惕其衷焉。」周瞻雲云：「君子心惕聖言，嚴于事天者也。」商破「見聖于言」，謂言即聖也。鄭破「見聖言于心」，是重心。尹破「見天於聖訓」，是重天。皆有議論，非苟作者。潘破「中有獨契」，亦從下文「知」字來，與會元同法。蕭破「嚴傳心之典」，語新。周士顯「不徒畏以迹」，是反意見奇。周師曰「以心證聖」，亦有議論。周瞻雲亦歸重「天」上。皆有意見。此皆各自見奇，不相蹈襲，如衆花齊發而紅白雜呈，各堪玩賞。以此看來，不獨許灤卓絕，而商國祚以下諸君，皆津津有奇者。

《穆穆文王節》題，何慶元破云：「《詩》咏聖心之純，無不得所止也。」陳圭云：「觀至善於周王，以敬而會其止焉。」李之藻云：「即《詩》以觀聖王，而知一敬該衆止也。」徐良彥云：「聖王有所以止之心，故各極其止也。」黃汝亨云：「稽止于大倫，得聖王之心法焉。」黃克謙云：「聖人敬止倫極，心學昭矣。」以上諸破，有以《詩》貫下者，有全不說引《詩》者，有歸重「敬」字及「止」字者，有不露「敬」字及「止」字者，有併「敬」、「止」二字俱不說出者。譬如圍棋千局，局局不同，故取喻相懸，各能奪錦。

《仁者其言也詡全》，李中立云：「聖人以詡言盡仁，而信諸無言之體焉。」畢懋良云：「仁者詡言，有不得不詡者在也。」葉維榮云：「識慎言者之心，而仁盡是矣。」饒景暉云：「聖人之所謂仁者，有攝于言之內者也。」胡汝欽云：「言與爲俱出于心，故詡即仁也。」劉洪謨云：「觀仁于言之詡，一自得其心體也。」李破極佳，畢破得肯綮，葉是倒破，饒說「攝于言之內」，皆有理。胡破新，劉破「自得心體」，亦有意見。

《知及之全》，朱錦云：「聖人論學，而所責于仁守者備焉。」厲昌謨云：「聖人論學，不以一仁守而遽足也。」徐可求云：「大人學貴養定，而猶粹于及民焉。」高克正云：「聖人重全德，而於立本者深致意

(一) 雲，原本作「訓」，據明刻本《游藝塾文規》卷二「破題」改。

(二) 「瞻」下原本衍「訓」字，據《游藝塾文規》卷二「破題」刪。

焉。」汪鳴鑾云：「聖人論全學，必本立而益密焉。」袁宗道云：「天下有聖學，非詣極不可也。」李叔元云：「聖人進知及者於善，故責之備焉。」余心純云：「聖人究進德之量，全心學也。」朱、厲二破，皆重「仁守」，皆不說「知及」，一曰「責備」，一曰「不遽足」，意不新而語新。徐以「養定」代「仁守」，高與汪以「立本」代「仁守」，皆不落套。袁破超脫。李叔元「進知及于善」，舉始末以該中間，亦是一法。余破渾融，有會元氣味。此皆魁破中之英英者也。

《畜馬乘節》題，董其昌云：「觀大夫專利之戒，而國之所尚審矣。」劉曰寧云：「論利不可專，觀于家而知國也。」焦竑云：「觀大夫當官之戒，而知國之所重在義也。」周家棟云：「大夫明臣義，而可以為國訓矣。」李尚袞云：「通於公利之訓，而可以審所利矣。」陳幼學云：「當官者戒絢利，與君道通焉。」董破平，劉破奇，焦得旨。周曰「明臣義」，李曰「通公利之訓」，都不說「戒」字出，便是超塵。陳破卓卓不群，俱魁中出色者。

《故君子名之節》，吳道光云：「君子正名之心，以名正之盡治也。」薛三才云：「君子虛名，而慎所以稱名者焉。」王一鳴云：「惟名必有實，故君子慎稱名也。」項德禎云：「聖人端政本，而發君子重名之意焉。」袁黃云：「知名為化原，而君子有慎心矣。」吳是倒破，薛破明正，可元可魁。王破「名必有實」，亦從苦思得來。項破端的而不佞，則不由蹊徑者。

《吾之於人也全》，鄒德溥云：「聖人之是非與天下公之而已。」王堯封云：「聖人志盛王之道，而以公論自附焉。」王萱云：「聖人無毀譽，以天下有公心也。」俞士章云：「聖人之直道，與民共由之者也。」萬國欽云：「聖人之待天下，與天下忘毀譽者也。」葉繼美云：「聖人以直道待人，亦信之人心而已。」顧允成云：「聖人致思於王者，而自發其公天下之心焉。」錢士鰲云：「聖人之于人，一以古道待之而已。」鄒破渾成。王破「以公論自附」，極奇，聞其在場中已經八改換矣。王破「天下有公心」，根切題旨，但不若「與民共由」破為勝。萬破極

新，錢破最清空可喜。

《如有王者節》，魏允中云：「聖人發王者久道之化，志其盛也。」閻士選云：「即王化以久洽，而知王道之大矣。」余寅云：「惟聖人撫運之久，而大化斯成焉。」曾維綸云：「王者之仁天下，以世計之者也。」魏破「志其盛也」，從來破中無四字作句者，故本房亦嫌其拙。閻破歸在「王道之大」，是有見之言。余與曾皆破句，不爲上乘，以其語稍新，故錄之耳。歷閱以上諸魁，有不饒元一步者，即有饒一步而亦自成一家者，所以馳驟場中，千千萬萬人俱被壓倒，雖妙處尚多，不專在一破上見奇。然發軔之始，頓令有司刮目，則破之妙者，亦得力爲多矣。肄文之士所以最宜留心。

承題式

承者，接也。接上起下，貴圓轉輕逸，大要與破相錯綜。如順破逆承、逆破順承，分破合承、合破分承，正破反承、反破正承，起伏自相照應。其最難下手，在頭一句。若袁坤儀所云「說理貴確，會意貴周，句法貴鍊，用字貴雅」四語，最爲得之。其云「說理確」者，題中意思，自有的確正當所在，差別一毫不得，稍差則涉泛漫。其云「會意貴周」者，題中有一二層意，只一句關上關下，包括無遺，則文氣自然聯絡，而理亦融貫。不然，便覺滲漏。如田鍾臺《由誨女知之》題，承起句云：「人心自有真知也。」孫月峰《學如不及》承起句云：「夫學之功至難窮也。」自是確當周悉，諸魁更無有及之者，信元作哉！其云「句法貴鍊」者，不但起句要得肯綮，中一二句及束語，亦須煅煉入古，不涉稚態，令人讀之雋咏有餘味，方見老手。其云「用字貴雅」者，凡承中所用字眼，須言言入細，不染塵俗，始得括目主司。凡承之作法，意不離破，辭調却要變化。起束處，最忌平頭、合脚。其用「夫」、「蓋」、「甚矣」等字，要知分曉。

「夫」者，順之之辭；「蓋」者，推原之辭；「甚矣」者，贊嘆直致之辭。今世學者只信手用來，更不辨可否，殊爲可笑。坤儀又云：「承題只三四句，而句句要擔斤兩；只二十餘字，而字字要有斟酌。近來承法更嚴，要簡而不繁，勁而不弱，稍有一二浮字，即懶散矣。」試看近科會元，便自想見。只就癸未科論起。

癸未《吾之於人全》，李廷機破承云：「聖人無毀譽，而援民心之直以自信也。夫毀譽非直也，以直道之民，而以直行焉，斯聖人之自信者哉？」此是分破合承。「毀譽非直」先合而論理，「直道之民而以直行」又合而指事，看等巧湊。

丙戌《故君子名之一節》，袁宗道云：「君子知名之爲重，所以慎稱名也。蓋名正乃可言而行，所繫甚重也，君子之無苟于稱名，固其所哉！」此是破略承詳，亦是破虛承實。「可言可行」與「不苟」二字，皆在承中補出。

己丑《畜馬乘一節》，陶望齡云：「利國者不言利，徵之訓有家者焉。蓋國家之利在義，而利非利也，獻子直爲有家訓哉？通于國矣。」此是破虛承實。破只言利，而承兼言義。破說「徵之訓家」，而承言「通于國」，便得先虛後實法，驟作者要細心玩之。

壬辰《知及之全》，吳默云：「聖人於知及者，而責以仁守之全功焉。夫道以仁守，極于動民之禮，斯全也，必如是而後爲真知也已。」此是順破逆承。

乙未《仁者其言也詗全》，湯賓尹云：「以詗言盡仁者，於詗之之心可想也。夫仁，人心也。詗言者，詗之以難爲之心，而以此思仁，仁可知已。」亦是順破逆承。

戊戌《穆穆文王一節》，顧起元破承云：「即《詩》以求聖人之止，而人極立矣。夫至善不出於人道之外也，自非敬止如文王，而極何由止哉？」此是正破反承。

辛丑《畏聖人之言》，許癸破承云：「君子嚴聖訓于心，知所畏也。甚矣！聖人之言，至言也。君子

欲師聖人，而其于言也，詎敢忽諸？」說「至言」，便藏有可畏意。「師聖人」是題外補意，末句收得甚奇。大率承題要有起伏，要有議論。嘉樂處或寓感慨，指斥處或寓褒揚；或於淺處而發其所深，或於平處而發其所超。變化多方，格式亦異，而得其解者，則無如會元。蓋會元乃拔出天下之群英，自非有邃養巧運者不能。故作承者，最當于此究心也。然不但會元，就是魁中，俱無一個苟且者。姑以此新科論。如《畏聖人之言》，在王衡破承云：「君子以聖訓儆心，而畏斯密矣。夫聖言之理在吾心也，君子之畏聖言，亦見吾之心師而已。」破既大雅，而承何等雅確。末句「見吾師」，更進一步。潘汝禎承云：「蓋心孚聖言，君子有得乎言之外，故其畏也，非徒恪守為兢兢也。」曰「有得乎言之外」，則畏不在言；曰「非徒恪守」，則畏亦不在畏。皆進一步，可法。吳亮承云：「夫聖人之言言耳，而以君子承之，無不觸其真聞者，其畏也，豈直佩服之而已哉？」「觸其真聞」及其直佩服，意皆在題外，妙妙。鄭以偉承云：「夫聖言，心之解也。求之心，自有不得不惕者，君子之潛心聖人如此。」歸求心上是本旨，收句有力，便出人頭地矣。尹遂祈承云：「夫君子無念非天，而借聖言以自證，能無畏乎？」鄭重個「心」字，尹重個「天」字，各有異見。周瞻雲承云：「蓋聖言，聖心之寄也。君子畏聖以言，乃其自畏以心哉。」此與鄭同重「心」，亦是末句收得好。莊毓慶承云：「夫言出于聖，則世道不可無此言，君子所為畏之也，一畏天心也。」此與尹同重「心」，格新而語亦新。歷看以上諸承，豈但元作峻絕？即魁亦俱新警奇拔。乃知近來承法，諸作家尤貴重之也。

起講式

尹靜庵曰：「起講，乃文字入頭去處，須有大議論，玲瓏透徹，令人讀起語便知題目。然却要含蓄，

〔一〕「說」上原本衍「諸」字，據《游藝塾文規》卷二「承題」刪。

最忌說盡。說盡則提掇處又是頭上說起，便覺重復可厭。所謂欲切不欲盡者也。其作法有反正，有開合，有埋伏，有問難，有承上文說下，有就本文發揮。須警策、古健，弗至稚弱、寬綏，方可以言大家。必不得已，要用對仗，亦須句練字古，超出尋常語氣，令人不見排比，則對亦無嫌。其尾末轉入提掇處一語，須與下意相聯續，弗判然作兩截，始爲流貫。又有題甚枯淡，難於作起，題甚煩碎，務在收斂者，或用斷起，或止用一句喚起，下面徑提二比。此亦便捷家數，不可不知。」

袁坤儀曰：「作文家，先用起講。遇長題，則須括通章大旨，恰似副末開場，略說幾句戲文，大意不可十分道盡。遇短題，則須摘緊要字眼，恰似老隸前導，震聲一喝，行人辟易。」以此起講，稱絕唱矣。亦只把元魁談論。

堪輿家，有尋龍捉脈之法。聖賢立言，自有正龍正脈。起講是文字入題處，所謂「若差一指，如隔萬山」者也。田會元《由海女知之乎一節》，起云：「天下之理，莫先于知；真知之學，不外于心。」雖不見奇，都從正龍正脈上說下來，無絲毫走作。

起講有仄調者，謂一半著題，一半不著題也。昆湖《尺地莫非其二句》，起云：「天下勢而已矣。勢在王國，則王國重；勢在侯國，則侯國重。夷考文王之時，吾見勢之在商也。」王國一句著題，侯國一句不著題。「得勢之在商」一句收得好，便不覺偏仄之病。張二泉《反其旌倪二句》，起云：「征伐之道，尚義則天下稱順焉，尚利則天下稱逆焉。諸侯救燕王無歸咎於鄰國也，以義始，以利終，固王之自取耳。」義始利終一句講得好，蓋文字自有借賓形主之法，但不使賓勝主耳。

有純用賓、不用主者，如鍾文陸《太公辟紂》起云：「仁人之在國家也，幸而值有道之君，當敷文命于